

02/05 醫古文選讀

《大醫精誠》唐·孫思邈

張湛（東晉人，作養生要集、列子論）曰：『夫經方（內經、傷寒）之難精，由來尚矣。』今病有內同而外異，亦有內異而外同，故五臟六腑之盈虛，血脈榮衛（榮指血的循環，衛指氣的周流）之通塞，固非耳目之所察，必先診候以審之。而寸口關（桡骨）尺，有浮沉弦緊之亂；俞穴滲注，有高下淺深之差；肌膚筋骨，有薄剛柔之異。惟用心精微者，始方與言茲矣。今（若）以至精至微之事，求之於至羸至淺之思，其不殆哉！若盈而益之，虛而損之，通而徹之，塞而壅之，寒而冷之，熱而溫之，是重加其疾，而（你）望其生，吾見其死矣。故醫方卜筮，藝能之難精者也，既非神授，何以得其幽微？世有愚者，讀方三年，便謂天下無病可治；及治病三年，乃知天下無方可用。故學者必須博極醫源，精勤不倦，不得道聽途說，而言醫道已了，深自誤哉！

凡大醫治病，必當安神定志，無欲無求，先發大慈惻隱之心，誓願普救含靈之苦。若有疾厄來求救者，不得問其貴賤貧富，長幼妍媸，怨親善友，華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親之想；亦不得瞻前顧後，自慮吉凶，護惜身命。見彼苦惱，若己有之。深心悽愴，勿避嶮巖、晝夜、寒暑、飢渴、疲勞，一心赴救，無作功夫形跡之心。如此可為蒼生大醫，反此則是含靈巨賊。自古名賢治病，多用生命以濟危急，雖曰賤畜貴人，至於愛命，人畜一也。損彼益己，物情同患，況於人乎！夫殺生求生，去生更遠。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，良由此也。其虻蟲、水蛭之屬，市有先死者，則市而用之，不在此例。只如雞卵一物，以其混沌未分，必有大段要急之處，不得已隱忍而用之。能不用者，斯為大哲，亦所不及也。其有患瘡瘍、下痢、臭穢不可瞻視，人所惡見者，但發慚愧、淒憐、憂恤之意，不得起一念薺芥之心。是吾之志也。

夫大醫之體，欲得澄神內視，望之儼然，寬裕汪汪（寬廣），不皎不昧（不卑不亢）。省病診疾，至意深心（專心），詳察形候，纖毫勿失，處判鍼藥，無得參差。雖曰病宜速救，要須臨事不惑。雖當審諦覃思，不得於性命之上，率爾自逞俊快，邀射名譽，甚不仁矣！又到病家，縱綺羅滿目，勿左右顧盼；絲竹湊耳，無得似有所娛；珍饈迭薦，食如無味；醞醖兼陳，看有若無。所以爾者，夫壹人向隅，滿堂不樂，而況病人苦楚，不離斯須；而醫者安然懽娛，傲然自得，茲乃人神之所共恥，至人之所不為。斯蓋醫之本意也。

夫為醫之法，不多語調笑，談謔誼譁，道說是非，議論人物，銜耀聲名，訾毀諸醫，自矜己德；偶然治差一病，則昂頭戴面（仰面），而有自許之貌，謂天下無雙。此醫人之膏肓！

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，專心經略財物，但作救苦之心。於冥運道中，自感多福者耳。又不得以彼富貴，處以珍貴之藥，令彼難求，自銜功能，諒非忠恕之道。志存救濟，故亦曲碎論之，學者不可恥言之鄙俚也。

《傷寒論》序 張仲景

余每覽越人（扁鵲）入虢之診，望齊侯之色，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！怪當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醫藥，精究方術，上以療君親之疾；下以救貧賤之厄；中以保身長全，以養其生。但競逐勞勢，企踵權豪；孜孜汲汲，惟名利是務。崇飾其末，忽棄其本；華其外而悴其內，皮之不存，毛將安附焉？卒然遭邪風之氣，嬰非常之疾；患及禍至，而方震慄。降志屈節，欽望巫祝；告窮歸天，束手受敗。齋百年之壽命，持至貴之重器（身體），委付凡醫，恣其所措。咄嗟嗚呼？厥身已斃，神明消滅，受為異物，幽潛重泉，徒為啼泣！庸夫舉世昏迷，莫能覺悟；不惜其命，若是輕生，被何榮勢之云哉？而進不能愛人知人，退不能愛身知己；遇災值禍，身居厄地；蒙蒙昧昧，意若游魂。哀乎趨世之士，馳競浮華，不固根本，忘驅徇物，危若冰谷，至於是也！

余宗族素多，向餘二百。建安紀年以來，猶未十稔，其死亡者三分有二，傷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淪喪，傷橫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訓，博采眾方。撰用：素問、九卷、八十一難、陰陽大論、胎臚藥錄，並平脈辨證，為傷寒雜病論，合十六卷。雖未能盡愈諸病，庶可以見病知源，若能尋余所集（用我所蒐集之資料），思過半矣。

夫天布五行，以運萬類；人秉五常，以育五臟。經絡府俞（氣府俞穴），陰陽會通；玄冥幽微，變化難極。自非才高識妙，豈能探其理致哉？上古有神農、黃帝、歧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師、仲文（六臣）；中世有長桑（授扁鵲醫書）扁鵲；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；下此以往，未之聞也。觀今之醫：不念思求經旨，以演其所知，各承家技，終始順舊，省疾問病，務在口給（口才便已），相對斯復，便處湯藥，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，人迎（頸穴）跌陽（加「寸口」），三部不參，動數（脈動次數）發息，不滿五十，短期（死期）未知決診，九候曾無彷彿（相似），明堂、闕、庭，盡不見察，所謂「窺管」而已。夫欲視死別生，實為難矣。

孔子云：「生而知之者上，學則亞之；多聞博識，知之次也。」余宿尚方術，請事斯語！

《不失人情論》明·李中梓

嘗讀《內經》至《方盛衰論》，而殿（後）之曰：「不失人情。」未嘗不瞿然起，喟然歎軒岐之入人深也！夫不失人情，醫家所甚亟，然憂憂（困難貌）乎難之矣。大約人情之類有三：一曰病人之情，二曰旁人之情，三曰醫人之情。

所謂**病人之情**者，五藏各有所偏，七情各有所勝，陽藏者宜涼，陰藏者宜熱；耐毒者緩劑無功，不耐毒者峻劑有害：此**藏（臟）氣之不同也**。動靜各有欣厭，飲食各有愛憎；性好吉者危言見非，意多憂者慰安云偽；未信者忠告難行，善疑者深言則忌：此**好惡之不同也**。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，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悖理：此**交際之不同也**。貧者衣食不周，況乎藥餌？賤者焦勞不適，懷抱可知：此**調治之不同也**。有良言甫信，謬說更新，多歧亡羊，終成畫餅：此**無主之爲害也**。有最畏出奇，惟求穩當，車薪杯水，難免敗亡：此**過慎之爲害也**。有境遇不偶，營求未遂，深情牽掛，良藥難醫：此**得失爲之害也**。有性急者遭遲病，更醫而致雜投；有性緩者遭急病，濡滯而成難挽：此**緩急之爲害也**。有參朮沾唇懼補，心先痞塞；硝黃入口畏攻，神即飄揚：此**成心之爲害也**。有諱疾不言，有隱情難告，甚而故隱病狀，試醫以脈。不知自古神聖，未有舍望、聞、問、切而獨憑之脈者。且如氣口脈盛，則知傷食，至於何日受傷，所傷何物，豈能以脈知哉？此**皆病人之情，不可不察也**。

所謂**旁人之情**者，或執有據之論，而病情未必相符，或與無本之言，而醫理何曾夢見？或操是非之柄，同我者是之，異己者非之，而真是真非莫辨；或執膚淺之見，頭痛者救頭，腳痛者救腳，而孰本孰標誰知？或尊貴執言難抗，或密戚偏見難回。又若薦醫，動關生死。有意氣之私厚而薦者，有庸淺之偶效而薦者，有信其利口而薦者，有食其酬報而薦者。甚至薰蕕不辨，妄肆品評，譽之則跖可爲舜，毀之則鳳可作鴉，致懷奇之士，拂衣而去，使深危之病，坐而待亡。此**皆旁人之情，不可不察也**。

所謂**醫人之情**者，或巧語誑人，或甘言悅聽，或強辯相欺，或危言相恐：此**便佞之流也**。或結納親知，或修好僮僕，或求營上薦，或不邀自赴：此**阿諂之流也**。有腹無藏墨，危言神授，目不識丁，假託秘傳：此**欺詐之流也**。有望、聞、問、切，漫不關心；枳、樸、歸、芩，到手便攝，妄謂人愚我明，人生我熟：此**孟浪之流也**。有嫉妒性成，排擠爲事，陽若同心，陰爲浸潤，是非顛倒，朱紫混淆：此**讒妒之流也**。有貪得無知，輕忽人命。如病在危疑，良醫難必，極其詳慎，猶冀回春；若輩貪功，妄輕投劑，至於敗壞，嫁謗自文：此**貪幸之流也**。有意見各持，異同不決，曲高者和寡，道高者謗多。一齊之傳幾何？眾楚之咻易亂：此**膚淺之流也**。有素所相知，苟且圖功；有素不相識，遇延辨症，病家既不識醫，則條趙條錢；醫家莫肯任怨，則惟芩惟梗。或延醫衆多，互爲觀望；或利害攸繫，彼此避嫌。惟求免怨，誠然得矣；坐失機宜，誰之咎乎？此**由知醫不真，任醫不專也**。

凡若此者，孰非人情，而人情之詳，尙多難盡。聖人以不失人情爲戒，欲令學者思之慎之，勿爲陋習所中耳。雖然，必期不失，未免遷就。但遷就既礙於病情，不遷就又礙於人情，有必不可遷就之病情，而復有不得不遷就之人情，且奈之何哉！故曰：憂憂（音夾）乎難之矣！

《秋水》

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。涇流(1)之大，兩涘渚崖(2)之間，不辯牛馬。於是焉河伯(3)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，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。於是焉(4)，河伯始旋其面目(5)，望洋向若(6)而歎曰：「野語(7)有之曰：『聞道百，以為莫己若』者，我之謂也！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(8)者，始吾弗信；今我覩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(9)矣！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(10)。」北海若曰：「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(11)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(12)；曲士(13)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

涇流(1)徑，直也，意謂徑直的水流。徑，或解作兩岸的距離，指河面寬度。兩涘渚崖(2)涘，水邊。渚，水中小洲。崖，較高的河岸。河伯(3)黃河河神。據傳姓馮，名夷。於是焉(4)焉，同乎，於是焉，即於是乎。旋其面目(5)旋，轉。面目，指頭部，意謂轉頭環顧。或解作改變面容表情。望洋向若(6)或作望陽、眊洋；視茫茫之貌，若有所失貌，衍生複詞。若，北海神名，取其若有若無之象，故名若。野語(7)鄉野之語，即俗話、俗語。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(8)少、輕二字都作動詞，嫌少，輕視之意。兩句意謂有人嫌孔子見聞不夠廣博，認為伯夷的義行沒什麼了不起。殆(9)危殆、危險。大方之家(10)指品德、智慧、修養都很高的人，在本文中所謂「大智」、「大人」、「道人」、「至德」等都指這種典型人物。(參見注(16)、注(40))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(11)鼃，即蛙字；井蛙，井底之蛙，虛，同墟，往處簡陋侷促，故稱墟。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(12)夏蟲，如〈逍遙遊〉所謂不知春秋的「蟪蛄」即是一篤於時，意謂受限於生存時間(短暫一夏)之意。曲士(13)鄉曲之士，指孤陋寡聞的讀書人。

吾在於天地之間，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，方存乎見少，又奚以自多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，不似壘空(18)之在大澤乎？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稊米(19)之在太倉乎？

壘空(18)石塊上的小孔。一說蟻穴。稊米(19)稊，形似稗的禾本科植物，種子顆粒小，舂成米粒更小。

河伯曰：「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，可乎？」北海若曰：「否。夫物(25)：量無窮，時無止，分無常，終始無故。是故大知(26)觀於遠近，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知量無窮；證彘今故(27)，故遙而不悶(28)，掇而不跂(29)，知時無止；察乎盈虛(30)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憂，知分之無常也；明乎坦塗(31)，故生而不說，死而不禍(32)，知終始之不可故也。計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時，不若未生之時；以其至小，求窮其至大之域，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。(33)由此觀之，又何以知『毫末』之足以定至細之倪(34)？又何以知『天地』之足以窮至大之域？」河伯曰：「世之議者皆曰：『至精無形，至大不可圍。』是信情乎？」北海若曰：「夫自細視大者不盡，自大視細者不明。」

物(25)此處指宇宙自然，即人所必然面對的現象界。以下「量」、「時」、「分」、「終始」四者都是「物」的構成要素。「量」指空間，「時」即時間，「分」指任何生命個體所擁有的主客觀條件，「終始」指任何事象的因果本末。而「無窮」、「無止」、「無常」、「無故」則是四要素個別的屬性。大知(26)即大智，真正的智者，如所謂「大人」、「道人」、「神人」、「至德」等。(參見注10、注40)是以下「觀於」、「證彘」、「察乎」、「明乎」各句的主詞。證彘今故(27)彘，明；即明白理解。今故，即今古，意指時間不斷運行推移的特性。遙而不悶(28)遙，遠，指時間漫長；悶，鬱悶、煩悶。掇而不跂(29)掇，音奪，短暫。跂，同企，盼望、羨慕。長短久暫乃人們對時間所起的經驗認知，時間本身原無所謂長短久暫之分。察乎盈虛(30)察，體察、領會。盈虛，指天道變化盈虧相生。明乎坦塗(31)坦途，過程順利；全句意謂：大智者明白任何事象的發展之所以順遂的原因。(自然也知道有遭遇坎坷艱難的可能。)生而不說，死而不禍(32)同悅；禍，視為災禍而傷悼之。蓋生死之於人，亦猶起迄之於事，並無經驗所認知的某固定兩點；日日皆生，隨時而死；自不必以生日為慶，而以死日為悲也。計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；其生之時，不若未生之時；以其至小，求窮其至大之域，

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。(33)〈養生主〉亦云：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」倪(34)端倪、端際。一說解作度，標準也。或解作域，範疇之意。

河伯曰：「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內，惡至而倪貴賤？惡至而倪小大？(44)」北海若曰：「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；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；以俗觀之，貴賤不在己。(45)以差觀之(46)，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萬物莫不大(47)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則萬物莫不小；知天地之爲稊米也，知毫末之爲丘山也，則差數觀矣(48)。以功(49)觀之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則萬物莫不有；因其所無而無之，則萬物莫不無；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(50)，則功分定矣。以趣(51)觀之，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則萬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則萬物莫不非(52)；知堯、桀之自然而相非(53)，則趣操觀矣(54)。昔者堯、舜讓而帝，之、噲讓而絕(55)；湯、武爭而王，白公爭而滅(56)。由此觀之，爭、讓之禮，堯、桀之行，貴、賤有時，未可以爲常也。梁、麗(57)可以衝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；騏驥、驎騮(58)一日而馳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；鷓鴣夜撮蚤(59)，察毫末，晝出瞋目(60)而不見丘山，言殊性也。故曰：『蓋師是而無非，師治而無亂乎？(61)』是未明天地之理，萬物之情者也。是猶師天而無地，師陰而無陽，其不可行明矣。然且語而不舍，非愚則誣(62)也。帝王殊禪，三代殊繼。差其時，逆其俗者，謂之篡夫；當其時，順其俗者，謂之義徒。默然乎！女患知貴、賤之間，小、大之家！」

(44)外，指表面，如大小、多少等，屬「量」的認知。內，指內在，如貴賤、是非等，屬「質」的認知。倪，標準，在此作分辨。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；以物觀之，自貴而相賤；以俗觀之，貴賤不在己。(45)道，在此指超然物外之境，下文「差」、「功」、「趣」則定從三個不同面向進一步解說。物，指任何存在的生命個體。俗，指人群社會，世俗觀點。以差觀之(46)差，差別，指物與物間因比較而存在的外觀差異。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則萬物莫不大(47)因，有依、取、或就之意。因其所大而大之，是說對每一物若取其大的一面而認定他是大的，那麼萬物沒有不是大的。以下各句仿此。差數觀矣(48)差數，數，多少，指程度。睹，明顯、清楚。意謂其所以有小有大的差別程度，就十分清楚。功(49)功用、功效。如好壞、利弊、優劣等。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(50)此指空間的方向。東、西方在方位意義上相反相對，卻也互相依存；一方確立，相對一方即同時存在。不可以相無，即相生相成。趣(51)同趨，意向、立場。或解作取，選取（見注 63）。都有取或捨、肯定或否定的意思。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則萬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則萬物莫不非(52)然，前兩然字作動詞同是，認同、肯定；莫不然之然則是形容詞，同對。下句非字用法仿此，前兩非字作排斥、否定，莫不非之非，同錯。堯、桀之自然而相非(53)意謂堯與桀各有立場，若相對，必自以為是，而以對方為錯，相互排斥否定。堯、桀代表聖王與昏君，君子與小人。趣操觀矣(54)趣，同前注 51。操，守、持。意謂由於立場各異而有所堅持，也是很明白的。之、噲讓而絕(55)之，燕國相子之；噲，燕王。噲用蘇代之說，讓位子之，三年而國亂身死。事見《戰國策》卷二十九〈燕策一〉第九。白公爭而滅(56)楚平王之孫白公勝，起兵爭奪王位而被殺。事見《左傳》哀公十六年。梁、麗(57)梁，屋樑也。麗同櫪，屋棟。梁麗，即棟樑之材。騏驥、驎騮(58)四者皆良馬、駿馬。鷓鴣夜撮蚤(59)即鷓鴣，俗名貓頭鷹。撮，聚而食之。瞋目(60)即瞪目，張大眼睛。蓋師是而無非，師治而無亂乎？(61)蓋，同盍，何不。師，動詞，師法、尊崇之謂。無，與師對文，作排斥、鄙薄解。下文「師天而無地」二句仿此。非愚則誣(62)愚指本身不知。誣，則是雖知而妄語欺人。

河伯曰：「然則我何爲乎？何不爲乎？吾辭、受、趣、舍(63)，吾終奈何？」北海若曰：「以道觀之：何貴何賤，是謂反衍(64)；無拘而志，與道大蹇(65)。何少何多，是謂謝施(66)

辭、受、趣、舍(63)兩組反義詞，辭受，即謝絕或接納。趣同取，趣舍即取捨、選取或離棄。反衍(64)反覆衍化，不拘一格。如人與物，有昔賤而今貴者，亦有成於今日而敗於明日者。無拘而志，與道大蹇(65)而同爾，汝也。蹇，困難、妨礙。大蹇，嚴重衝突。賤、衍、蹇協韻。謝施(66)謝，代；施，用。指大小多少乃隨時更迭轉換，並不固定。

曰：「何謂天？何謂人？」北海若曰：「牛馬四足，是謂天；落馬首，穿牛鼻(88)，是謂人。故曰：『無以人滅天(89)，無以故滅命(90)，無以得殉名(91)。』謹守而勿失，是謂反其真(92)。」**落馬首，穿牛鼻(88)**落同絡，以籠絡於馬頭。穿，貫穿牛鼻而繫以繩索。皆為人用以駕馭牛馬者，非牛馬天生而有。此即下文「以人滅天」之著例。**無以人滅天(89)**即勿以人為造作傷害天理自然。**無以故滅命(90)**故，偶然變故，兼指得或失、成或敗兩面意義。即勿因偶然事故擾亂性命。**無以得殉名(91)**得，即德。殉或作徇，犧牲。意謂勿因追逐世俗虛名而犧牲自然稟性。**反其真(92)**反，同返，還也。真，天真，在性分之中的本真。意謂讓一切生命事象返本還原，回歸自性本真。所謂「歸根復命」是也。

夔憐蚘(93)，**蚘憐蛇(94)**，**蛇憐風**，**風憐目**，**目憐心**。**夔**謂**蚘**曰：「吾以一足足今蹕(95)而行，予無如矣(96)。今子之使萬足，獨奈何？」**蚘**曰：「不然。子不見夫唾者乎？噴則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霧，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。今子動吾天機(97)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」**蚘**謂**蛇**曰：「吾以眾足行，而不及子之無足，何也？」**蛇**曰：「去天機之所動，何可易邪？吾安用足哉！」**蛇**謂**風**曰：「予動吾脊脊而行，則有似也。今子蓬蓬然(98)起於北海，蓬蓬然入於南海，而似無有，何也？」**風**曰：「然。予蓬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也，然而指我則勝我，**鱷(99)**我亦勝我。雖然，夫折大木，蜚(100)大屋者，唯我能也。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。為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」

莊子釣於濮水(131)，**楚王(132)**使大夫二人往先焉。曰：「願以境內累(133)矣。」**莊子**持竿不顧，曰：「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；王中筍(134)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(135)乎？」二大夫曰：「寧生而曳尾塗中。」**莊子**曰：「往矣！吾將曳尾於塗中。」

惠子(136)相梁，**莊子**往見之。或謂**惠子**曰：「莊子來，欲代子相。」於是**惠子**恐，搜於國中三日三夜。**莊子**往見之，曰：「南方有鳥，其名為**鷦鷯(137)**，子知之乎？夫**鷦鷯**，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；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(138)不食，非醴泉(139)不飲。於是鷓得腐鼠(140)，**鷦鷯**過之，曰：『嚇(141)！』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？」

夔憐蚘(93)夔，一足獸；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：「東海中有流波山，入海七千里。其上有獸，狀如牛，蒼身而無角，一足，出入水則必風雨，其光如日月，其聲如雷，其名曰夔。」憐，憫。蚘，馬蚘，多足蟲。據下文夔、蚘對話文義，夔以蚘多足為累，故憐憫之。**蚘憐蛇(94)**蚘以蛇無足而行動敏捷，故愛慕之。以下各句依文義，憐字皆作愛慕解。**足今蹕(95)**單腳跳躍行進，腳步戰危狀。**無如矣(96)**無如，無奈。以己之獨腳為無可奈何，故憐蚘之多足必更累贅也。**天機(97)**天賦本能。**蓬蓬然(98)**風起塵飛之聲。**鱷(99)**踐踏、踐蹴。上句以手揮搗，此則以腳踐踏；極言其不如人。**蜚(100)**借作飛，指強風的吹颳之力。**濮水(131)**在今山東濮縣。**楚王(132)**據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知為楚威王熊商，即懷王之父。**累(133)**拖累，添麻煩之意。**中筍(134)**都作動詞，即以巾裹之，以筍盛之。筍，竹箱。龜乃貞卜之神器重寶，故藏之廟堂。**塗中(135)**塗，指帶水之土，塗中即爛泥中。**惠子(136)**即惠施，宋國人，曾任梁惠王相，為莊子好友。《莊子·天下》稱：「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」亦善口談言辯，蓋名家者流。**鷦鷯(137)**鷺鳳之類。**練實(138)**竹實，竹子開花結實，然後立枯而死；苦竹百二十歲開花結實，臺灣孟宗竹約三十年，桂竹約十年，麻竹、綠竹各有其壽。此言練實，取其難得與潔淨。**醴泉(139)**醴，甜酒，意指甘美的泉水。亦取其稀有聖潔。**鷓得腐鼠(140)**鷓，即鷓鴣、鷓鴣。腐鼠，喻相位。**嚇(141)**狀聲詞，鷓發怒示威之聲。

《魏公子列傳》

魏公子無忌者，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。昭王薨，安釐王即位，封公子為信陵君。

公子為人仁而下士，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，不敢以其富貴驕士。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當是時，諸侯以公子賢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。

魏有隱士曰侯嬴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為大梁夷門監者。（守城門者）公子聞之，往請，欲厚遺之。不肯受，曰：「臣脩身絜行數十年，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。」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。坐定，公子從車騎，虛左，自迎夷門侯生。侯生攝（整飭）敝衣冠，直上載公子上坐，不讓，欲以觀公子。公子執轡愈恭。侯生又謂公子曰：「臣有客在市屠（市場宰割者）中，原枉車騎過（訪）之。」公子引車入市，侯生下見其客朱亥，俾倪（同睥睨）故久立，與其客語，微（暗中）察公子。公子顏色愈和。當是時，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，待公子舉酒。市人皆觀公子執轡。從騎皆竊罵侯生。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，乃謝客就車。至家，公子引侯生坐上坐，遍贊賓客，賓客皆驚。酒酣，公子起，為壽（敬酒）侯生前。侯生因謂公子曰：「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。嬴乃夷門抱關者（守城門者）也，而公子親枉（屈也）車騎，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，不宜有所過，今公子故過之。然嬴欲視公子之能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，過客以觀公子，公子愈恭。市人皆以嬴為小人，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。」於是罷酒，侯生遂為上客。

侯生謂公子曰：「臣所過屠者朱亥，此子賢者，世莫能知，故隱屠間耳。」公子往數請之，朱亥故不復謝（拜謝），公子怪之。

魏安釐王二十年，秦昭王已進兵圍邯鄲。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，數遺魏王及公子書，請救於魏。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「吾攻趙且暮且下，而諸侯敢救者，已拔趙，必移兵先擊之。」魏王恐，使人止晉鄙，留軍壁（駐紮）鄴，名為救趙，實持兩端（兩不相助，保持中立）以觀望。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（連也）於魏，讓魏公子曰：「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義，為能急人之困。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，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！且公子縱輕勝，棄之降秦，獨不憐公子姊邪？」公子患之，數請魏王，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。魏王畏秦，終不聽公子。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，計不獨生而令趙亡，乃請賓客，約車騎百餘乘，欲以客往赴秦軍，與趙俱死。

行過夷門，見侯生，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。辭決而行，侯生曰：「公子勉之矣，老臣不能從。」公子行數裏，心不快，曰：「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，天下莫不聞，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，我豈有所失哉？」復引車還，問侯生。侯生笑曰：「臣固知公子之還也。」曰：「公子喜士，名聞天下。今有難，無他端而欲赴秦軍，譬若以肉投餒（飢也）虎，何功之有哉？尚安事客？然公子遇臣厚，公子往而臣不送，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。」公子再拜，因問。侯生乃屏（摒退）人間（隔離）語，曰：「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，而如姬最幸，出入王臥內，力能竊之。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，如姬資之三年，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，莫能得。如姬為公子泣，公子使客斬其仇頭，敬進如姬。如姬之欲為公子死，無所辭，顧未有路耳。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，如姬必許諾，則得虎符奪晉鄙軍，北救趙而西卻秦，此五霸之伐也。」公子從其計，請如姬。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。

公子行，侯生曰：「將在外，主令有所不受，以便國家。公子即合符，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複請之，事必危矣。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，此人力士。晉鄙聽，大善；不聽，可使擊之。」於是公子泣。侯生曰：「公子畏死邪？何泣也？」公子曰：「晉鄙嚙啗宿將（意氣風發之老將），往恐不聽，必當殺之，是以泣耳，豈畏死哉？」於是公子請朱亥。朱亥笑曰：「臣乃市井鼓刀屠者，

而公子親數存之，所以不報謝者，以爲小禮無所用。今公子有急，此乃臣效命之秋（代指關鍵時刻）也。」遂與公子俱。公子過謝侯生。侯生曰：「臣宜從，老不能。請數公子行日，以至晉鄙軍之日，北鄉自剄，以送公子。」公子遂行。

至鄴，矯魏王令代晉鄙。晉鄙合符，疑之，舉手視公子曰：「今吾擁十萬之眾，屯於境上，國之重任，今單車來代之，何如哉？」欲無聽。朱亥袖四十斤鐵椎，椎殺晉鄙，公子遂將晉鄙軍，進兵擊秦軍。秦軍解去，遂救邯鄲，存趙。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，平原君負韉矢（箭囊）爲公子先引。趙王再拜曰：「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。」當此之時，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。公子與侯生決，至軍，侯生果北鄉自剄。

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，矯殺晉鄙，公子亦自知也。已卻秦存趙，使將將其軍歸魏，而公子獨與客留趙。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，乃與平原君計，以五城封公子。公子聞之，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。客有說公子曰：「物有不可忘，或有不可不忘。夫人有德於公子，公子不可忘也；公子有德於人，原公子忘之也。且矯魏王令，奪晉鄙兵以救趙，於趙則有功矣，於魏則未爲忠臣也。公子乃自驕而功之，竊（私也）爲公子不取也。」於是公子立自責，似若無所容者，側行辭讓，從東階上，自言罪過，以負於魏，無功於趙。趙王侍酒至暮，口不忍獻五城，以公子退讓也。公子竟留趙，以鄙爲公子湯沐邑（天子賜給諸侯的封地），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。

公子留趙。秦王患之，乃行金（以金行賄）萬斤於魏，求晉鄙客，令毀公子於魏王曰：「公子亡在外十年矣，今爲魏將，諸侯將皆屬，諸侯徒聞魏公子，不聞魏王。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，諸侯畏公子之威，方欲共立之。」秦數使反間，偽賀公子「得立爲魏王未也？」。魏王日聞其毀，不能不信，後果使人代公子將。公子自知再以毀廢，乃謝病不朝，與賓客爲長夜飲，飲醇酒，多近婦女。日夜爲樂飲者四歲，竟病酒而卒。其歲，魏安釐王亦薨。

秦聞公子死，使蒙驁攻魏，拔二十城，初置東郡。其後，秦稍蠶食魏，十八歲而虜魏王，屠大梁。

高祖始微少時（指未稱帝之幼時），數聞公子賢。及即天子位，每過大梁，常祠公子。高祖十二年，從擊黥布還，爲公子置守冢五家，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。

太史公曰：吾過大梁之墟，求問其所謂夷門。夷門者，城之東門也。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，然信陵君之接（對待）巖穴隱者，不恥下交，有以也。名冠諸侯，不虛耳。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。